

我的哲学“罪案”

杨 献 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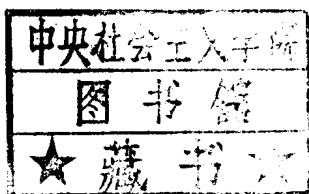
B26
/1

37428

DG25/17

我的哲学“罪案”

杨 献 珍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我的哲学“罪案”

杨 献 珍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375印张 271,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1,600

书号 2001·205 定价 1.90元

序

书名《我的哲学“罪案”》，并非故作奇言耸听，盖纪实也。

本书收集的若干篇文稿，都是有关所谓“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或叫做“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的。所谓“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云云，都是那个罪恶昭彰的理论恶霸康生的语言。康生说我是这“三次大论战”的“罪魁祸首”，犯了“弥天大罪”。所以取此书名，借以记载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字狱。

一九八〇年七、八月间，党中央批准给我彻底平反后，又从中央党校的文书档案里发现了我过去的讲课稿等一百多件。这样，从四十年代到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时）期间，我的讲课稿等，差不多都被收集起来了。其中一部分，在批判“合二而一”时，曾被党校领导铅印出来，发给教学人员和学员，作为批斗的靶子。这些稿子的每一件，都编了号码，标了“罪名”，立了卷宗，封皮上写的总“罪名”是：“杨献珍的诡辩和诽谤材料”。另外一部分，是在监狱中写的交代“罪行”的材料。一九六四年批判“合二而一”时，《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一条以《抖杨献珍的底》为题的消息。我说那个“底”并不是见不得人的。现在我自己把我的“底”抖出来，给“罪案”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职业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什么新解释、新创造，只是因为工作关系，在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于教育行政工作之外，担任了一小部分教学工作，在讲哲

学课时，自己主观上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本来面貌去理解，并用以向学员说明某些现实问题。至于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不能根据我自己的看法，也不能根据反对我的观点的人们的看法来判定，而只能根据社会实践来验证它是否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已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为什么只有遵循这条认识路线才能取得胜利；什么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为什么沿着这条路线走去，只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挫折。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广大党员，尤其是广大干部，迫切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以便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本小册子如果能对干部学习有一点帮助，引起思考，分清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对识别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能力有所提高，进一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来指导实际工作，就是我的最高期望了。

这本小册子难免有缺点或错误，尚期读者不吝赐教。

谨向参加编辑、整理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杨献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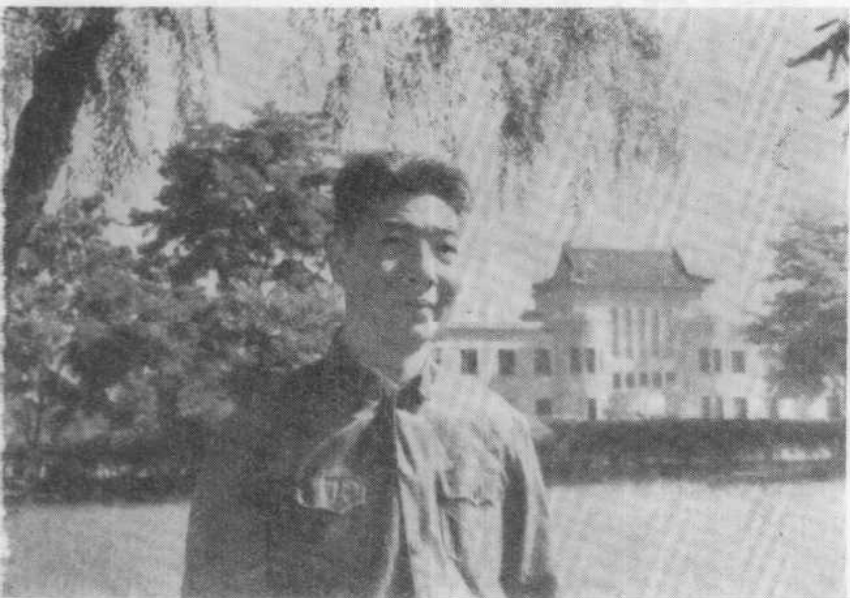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



杨献珍同志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给中央党校三部
哲学专业班的学员讲学习问题



杨献珍同志在书房



杨献珍同志在马列学院

说思维和存在同一-性¹的²心
义³。就一定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
性，这也是十足的胡言乱语。这恰表
现了他们根本已没有懂得什么叫思
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同一性⁴在这里
就是联系的意思。恩格斯在费尔巴
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争⁵中讲到
“幻想一般”、“现实一般”⁶，是在
在“矛盾论”中讲到幻想的同一性⁷。
“现实一般”⁸，这里同一性⁹就是联
系的意思，讲的¹⁰是¹¹没有¹²了。

列宁在哲学笔记第25页上说：
“对于普遍原则，在20世纪（即
20世纪末叶）大家却已经同意
“如果一切都有限着，那末，白兰芝否
也适用于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
畴？如果又适用，那就说，思维和
存在互相联系。如果仅适用，那就说，
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
前认识和认识的辩证法。”

杨献珍同志在潼关流放时写在卫生手纸
上的《牛头不对马嘴》一文的手迹

目 录

序	1
—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3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问题	29
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	61
——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83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给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 讲课记录稿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	113
——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	
后记	120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核心	125
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	142
——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谈话	
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147
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	161
——和新疆自治区党委党校处、室以上负责干部的谈话	

尊重辩证法	166
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 在实际 工作中尊重辩证法 (提纲)	185

二

关于“综合基础论”问题的申诉	213
(一)	213
(二)	217
(三)	222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	226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申诉的补充	252
(一)	252
(二)	254
(三)	267
(四)	272
一九七三年在狱中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抗议书	274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	296
(一)	296
(二)	302
(三)	303
(四)	306

三

三封未发出的申诉信	311
(一) 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	311
(二) 如何正确理解“对立统一”的“统一”二字	317

(三) 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	320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327
牛头不对马嘴	335
——评所谓“德波林主义”	

附 录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论战的部分简述	341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三封信	349
(一)	349
(二)	349
(三)	353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的通信	356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358
——答孙春山同志	
关于“тождество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翻译问题	368
——记出版界的一桩公案	
要坚持唯物论	375
答王若水同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	382

—

收入本篇中的文章是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写成的，是作者一九六七年入狱的“罪证”之一。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

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集中研究生产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在讨论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时，特别是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时，呈现出一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争论得很热烈，但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结果还是没有弄清楚，勿宁说是越弄越糊涂。

例如有的同志说，每个社会中，基础只能有一个。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只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其他各种成份的经济，都不能算作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不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就连占全国人口约一万万户的个体农民经济，也不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

有同志说，作为一个社会的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何谓生产关系的总和？据解释，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诸关系”。

* 此文是在学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有同志说，不能承认个体农民经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因为承认它，就要保存它。

关于新中国的基础是何时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有同志说，是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产生的，也有同志说是在以前，在旧中国的基础“旁边”产生的。

关于上层建筑，有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以及改革了的宗教，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

有同志说，构成基础的各种经济成份既然都是基础，就应该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反映，就是说，在基础中有份的在上层建筑中也应有份，这样才是合乎逻辑，因此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的一部分，那末，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就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在内，否则就是不合逻辑。

还有同志问：统一战线组织是不是上层建筑？若承认统一战线组织是上层建筑，而统一战线中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那就不能不承认上层建筑中也包括有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你不能把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呀！

在争论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时，我们曾印出一个题目：“根据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关于上层建筑的定义，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中有哪些观点，可以作为我们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有同志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不明确，奇怪地问“我们”二字是说的谁？本来题目并没有什么不明确，可是这样一问，就够奇怪了。问者是把“我们”二字当作只是说的共产党员，问者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的观点当然不能作为我们共产党员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可是它还可以作为共产党员以外的一

切人们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这就是说，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过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上层建筑。

以上所述对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种种认识，只是就我所记得的写出来了，可能还有遗漏或有记错的地方。如果我所记的还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时把它们弄清。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着我们党当前及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若不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要犯错误。

以下就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发表一点意见。我对于政治经济学非常生疏，因此我所说的可能包含着很多错误，希望同志们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上边所述的那些认识，我觉得有些同志对于几个原则问题，似乎在基本概念上还没有搞清楚。

- (1) 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
- (2) 基础是否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 (3) 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什么？
- (4)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如何？

这几个问题如果在基本概念上弄清楚了，我想有助于澄清上边所说的那样一些混乱思想。

下边先谈谈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再谈谈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问题

什么是基础？

斯大林给基础所下的定义是：

“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 页）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今天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看一看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什么？看一看怎样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中国今天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看一看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是什么？看一看中国今天的生产资料是属于谁的？

其实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 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第六部分中，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报告》中说：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

我觉得这正好也是针对着我们现在的认识说的。《报告》继续说：

“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引者按：今天这个比重虽然有所改变，但还远未改变到使中国之为农业国发生根本的变化。）《报告》继续说：